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返生香  
第七回 娛愛女禽言供雅謔 祝夫人鳳臘示衰徵

迨靜嫻左顧，目光與之相觸。即回首，佯取几茗，聞馥馥呼曰：「穎哥巧手矣。」瑤叔至此，始覺手痛。諦視，手背間白灰豆大，中有火星。急揮之，然不識火自何來。敏甫搖手示勿聲。蓋其嘈紙煙，趁楊公面外坐，探煙吸之，將燼擦於地，不虞落瑤叔手背。微馥馥一呼，瑤叔膚灼矣。無何曲終笛止，楊公贊歎勿置。自謂廿餘年前，與同歲生沈君次常，寓京邸。次常工笛，每夜橫吹，視為常課。鄰有金魁者，伶工也，聞而慕之，嘗請其指誤，則其工力可知。特與丹翁較，覺彼僅悅耳，此能娛心，相去不可道里計。語已，回顧靜嫻曰：「晚餐後，兒覺胸悶，今如何？」曰：「愈矣。」楊公笑曰：「然則於先生之笛，可以祛疾。彤甫營業，將為所奪。丹翁其留意，此老薑桂之性，恐不能釋然於君，奈何？」言已大笑，眾皆哄和。陸嫻適進盤點，中置餛飩，並匾豆山藥之糕，內廚自制者。二品潔白香滑，有六角、五出、連環諸式，於是主客共食。而瑤叔嗜甜，不覺擴其胃量。楊公謔之曰：「此靜嫻特敬於先生者，汝儕何可染指。不見靜嫻怒視耶？」且言且瞋目，似效靜嫻者。眾大笑。而瑤叔誠實，不免愧視靜嫻。靜嫻已笑不可仰，馥馥捉靜嫻懷中，笑至肩環皆顫，始悟為楊公所給，失聲而笑。蓋楊公處世謙沖，而對子姪則嚴，今茲一再詼諧，其引人發噱，自較常人為甚。迨食已將散，命阿壽掌燈。和尚尚窺於帷隙，呼曰：「於先生去耶，好八哥送客。」丹初習於謙虛，連稱不敢。眾人已覺可笑，楊公復加志解曰：「丹翁知之否，內子因鳥豢上房，和尚之名勿雅，改呼八哥。彼乃加一好字於上，可謂自命不凡。」眾人復大噱。敏初與瑤叔，至梯次，猶吃吃勿止。翌晨，利生詰其故，又歸罪丹初。謂吾兄端方，今乃諧謔若是，皆矮鬼引致耳。□月朔日，珊榭婦臨蓐得男，老夫婦喜慰可知。命名合璧，字朔明。取其時日適當，正日月合璧之際。楊公既慶抱孫，愛女之疾復愈。葭月三日，為夫人五秩壽辰，擬展彌月兩日，與夫人祝慶並舉。楊雖寓公，然在籍士紳，頗多年誼。加以棋酒之交，未及月望，賀儀紛至。以主人好古，錦衣繡帽之外，復有金石書畫諸品，皆為利生日未經見者。於是另設內帳房，關於慶祝諸端，悉委丹初。凡丹初建議，又雅合主人之意。且楊公闊大，乃郎又少不更事，有丹初任繁劇，遂界全權。利生側目，無如何也。惟演劇娛賓一節，珊榭意在京戲，靜嫻則喜崑腔，楊公莫知所擇。丹初進曰：「昆班有二。一鴻福，往來江湖間。而鴻壽一班，新自滬上來。其行頭，為某京卿賞給，人才較鴻福為優。夫人大慶，與此名頗稱。領班與吾相識，定價非昂，作為夜劇如何。」二人語次，珊榭欣然歸，謂甬江京班初到，伶皆童年，黃道悅之，擬以一台為賀。楊公辭之勿獲，昆劇之議始決。遂選吉日，於廿六夜午祭祠。是夜丹初先往，料量供品，及盥漱更衣之所。屆時，楊公冠帶率子，及利生叔姪入祠。並呼瑤叔，亦易禮服同行。丹初不知，令設四墊。楊公至，命僕加其一，置敏甫之右。在丹初目中，覺利生面色驟青，不快至矣。顧珊榭淡然，敏甫亦未經意。矧楊公肅恭將事，利生何敢置喙。祭拜已，夫人姑媳與靜嫻亦至。夫人裙帔珠補，按品嚴妝。靜嫻笄年，亦易成人妝束。短髮掩額，攏鬢遮環，而弓履重台，愈覺苗條清豔。馥馥在旁，時時目之而笑。夫人低語曰：「今夜祭祖，姊姊禮合大妝，所謂入國問俗，汝何笑為。」蓋皖俗閩女非臨嫁，例勿係裙。馥馥之笑，非無因也。楊公微聞之，遂呼馥馥曰：「馥馥前。汝居此，無異吾家人。靜嫻拜已，汝亦無妨一拜。」馥乃斂笑低環，盈盈亦拜。祭畢，天將破曉。眾歸休息。丹初獨後至，因事造利生。及至門梯交界處，聞利生言曰：「此舉，殊與珊榭有關。聞二孀奩資頗富，既無子，例應珊榭承受。宋氏兒，一寄男耳。今置汝儕之列，預於祭祀，此何理者。乃小子罔覺，可謂童騷。特彼貴公子，卑視族叔。曾一門客之勿如，吾亦奚屑教誨耶。」答者曰：「叔攝吾衣，乃因此事乎。然馥馥凌家女，亦復預祭，世父詎有他意。」言雜呵欠聲，敏甫也。利生冷笑云：「此老人藉以解嘲耳。彼愛小宋特甚，或以靜嫻妻之。寄子也，婿也。小宋之獲利等耳。質言之，滋與珊榭有損。」言已，似乃姪有不然之色。復曰：「孺子勿信，且俟異日，爾輩少年人。任何聰明才智，而識微知著，孰若吾者須知吾食鹽，多於汝飯也。」利生此語一發，適觸乃姪之忌。蓋敏甫趨新惡日，最憎老輩自誇。丹初知其且出，躡足而退，默念吾主人曾官禮曹，揆之平日議論，不應有此。殆所謂過愛忘禮耶，君子不以人廢言。利生之言，不為無見。異日嬌客，非瑤叔而誰？夫婚配一端，不難於才貌之相稱，而難於情性之相投。矧二人貌離神合，息息相關。苟能匹合，則韻士美人，永好可以預卜。主人擇婿，可謂老眼無花矣。思至此，開口而笑。乃慶子懵懂，謂丹初之笑，大都由於廟台觀劇，時擠閱者肩背之下。今堂戲有日，足以暢觀耳。童子何知，宜有是想。然丹初倦矣，遂和衣而睡。凡人處快意之境，輒覺駒光易駛。

五日一瞬，即楊氏家人預祝之期。楊公事無大小，皆賴丹初。眷屬有勿能拘避者，請夫人延見丹初於新廳中。丹初長揖已，即致祝辭。夫人慰勞備至。冬日苦短，天已垂暮。廳事中，華燭高燒，氈氍貼地，屏幃滿壁，愈覺金彩輝煌，照耀人目。迨主人夫婦至廳，僕人設兩椅。兒媳女以次叩祝，老夫婦顧而滋喜。既而利生亦至，冠纓既黃，呢褂垂敞。腰袖之寬大，足裹二人，而衣裾高低，不靴而履。馥馥善笑，已勿能忍。矧利生吝嗇，無故不肯剃髮。平日短髮蠟利，帽與頂尚可黏著，今則修剃一光，額下之帶，僅連一線。及至鞠躬叩首，冠乃羞然墮地。馥馥亟趨屏後，已縱聲矣。斯時男女僕，分班侍立，以俟叩賀，馥馥一笑，僅婢應之，非楊升與陸嫻日禁者，幾至哄堂。老夫婦亦為莞爾。利生抬冠起，不免羞惱交並。因見几有煙袋，亮潔可愛，非若己之黃油膩積者，遂燃煤而吸，噫氣以瀉其憤。無何家宴團圓，珊榭捧觴上壽。夫人見雙燭結花，作如意靈芝之狀，喜為吉徵，顧而微笑。利生勿察，易紙燃，點於風燭，花乃四散。夫人怒形於色，利生始退。楊公坦然謂兒女曰：「若母本善飲，自歸吾家，以祖母惡酒，嗣又累於家務，屏除杯酒，迄今二□餘年。今汝輩長成，且抱孫矣。矧今日家慶，宜勸若母盡醉。」言已抱合璧置諸夫人之懷曰：「合璧合璧，後年此日，汝亦拱其小手，祝祖母千春矣。」夫人聞之，始轉怒為喜。瑤叔執爵進曰：「賤子適居樽下，無以為頌。晉一觴，願年伯父母如山之壽。」老夫婦大喜曰：「願汝亦然。」二人一飲而盡。次及敏甫，夫人謂之曰：「於先生勞苦極矣。已飭備饌花廳，汝二人宜往陪之。」楊公笑曰：「汝儕務使其爛醉，至惑之而倒始已，不然惟汝二人是問。」言已，合座皆笑，二人亦一笑而退。壽期既屆，天氣晴和，宅中重門洞啟。門左右，銜牌鯽比，傘扇諸執事，修飾一新。九時許，合璧摩頂壽堂中。燭篆輝煌，賀者雲集。丹初便衣整潔，周旋於賓客之間，蕭然若無事人。蓋斯役輩，如接帖、值廳、司茶、侍宴，以及值園、司衣，皆丹初先事指派。榜諭門房，各司厥職，秩序井然勿亂。席設鴛鴦廳，廳分南北對向。嘉賓式燕，准對劇場。樓上則女賓座也。